宋史

百五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八　宋史三百六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張俊從子子蓋　張宗顏　劉光世

王淵　解元　曲端

張俊字伯英鳳翔府成紀人好騎射負才氣起於諸盜年十六為三陽弓箭手政和七年從討南蠻轉都指揮使宣和初從攻夏人仁多泉始授承信郎平鄆州賊李太及河朔山東武胡群寇功最進武德郎靖康元年以守東明縣功轉武功大夫金人攻太原城

守命制置使种師中往援乜榆次金人以數萬騎壓之俊時為隊將進擊殺傷甚衆獲馬千匹請乗勝要戰師中以日不利急令退保金人諜俊計不行悉兵合圍攻益急榆次破師中死之俊與所部數百人突圍而出且行且戰至烏河川再與敵遇斬五百級金人圍汴京高宗時為兵馬大元帥俊勤兵從信德守臣梁揚祖勤王高宗見俊英偉擢元帥府後軍統制累功轉榮州刺史建炎元年正月從高宗至東平府時劇賊李昱據兖州命俊為都統制討之與數騎突圍挠戰諸軍爭奮賊遂殲進桂州團練使尋加桂州

防禦使中書舍人張澂自汴京齎蠟詔命高宗以兵付副帥還京高宗問大計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高宗許之遂如濟州開啓乾龍節迨夜有告高宗欲俟元帥謁香劫以叛群議集諸軍屯備俊曰元帥不出姦謀自破遂徙州治賊術窮黎明引軍北遁俊勒兵追殺之進徐州觀察使高宗以俊忠勞日積遷拱衛大夫既而汴京破二帝北遷人心皇皇俊懇辭勸進高宗涕泣不許俊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當天下洶洶不早正大位無以稱人望且白耿南仲奏之表三上高宗

發濟州俊便道扈行至應天府高宗始即位初置御營司以俊為御營前軍統制遣還京迎隆祐太后權秦鳳兵馬鈐轄尋奉太后及六宮以歸除帶御器械時江淮群盜蜂起俊討杜用于淮寧趙萬郭青于鎮江陳通于杭州蔣和尚等于蘭溪皆平之落階官除正任觀察使二年升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尋破秀州賊數萬縛徐明斬之進武寧軍承宣使帝如楊州召諸將議恢復俊曰今敵勢方張宜且南渡據江為險練兵政安人心俟國勢定大舉未晚俊又請移左藏庫于鎮江既而敵掩至已逼近甸俊亟奏飭甲乘

從帝如臨安苗傅劉正彥反俊時屯兵吳江縣傅等
矯詔加俊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以三百人赴秦
鳳命他將領餘兵俊知其僞拒不受三軍洶洶俊諭
之曰當請張侍郎求決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張
浚語俊以傳等欲危社稷泣數行下俊大慟浚諭以
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且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
驚動乘輿呂頤浩至俊見之亦瀉泣曰今日惟以一
死報國劉光世以所部至俊釋舊憾韓世忠來自海
上俊借一軍與之俱世忠為前軍俊以精兵翼之光
世次之戰于臨平傅等兵敗開城以出世忠俊光世

入城見于內殿帝嘉勞久之拜鎮西軍節度使御前右軍都統制尋為浙東制置使金人分兵深入渡江攻浙杜充棄建康韓世忠自鎮江退保江陰帝如明州俊自越州引兵至兀朮攻臨安帝御樓船如温州留俊於明州以拒敵帝賜親札曰朕非卿則倡義誰先卿捨朕則前功俱廢宜戮力共扞敵兵一戰成功當封王爵癸卯除夕金兵至城下俊使統制劉寶與戰兵少却其將党用丘横死之於是統制楊沂中田師中統領趙密皆殊死戰沂中舍舟登岸力戰殿帥李質以班直來助守臣劉洪道率州兵射其旁大破

之殺數千人金呼人至砦計事俊令小校徃金人與語欲如越州請降俊拒之戒將士毋驕惰慮敵必再至下令清野多以輕舟伏弩閉關自守四年正旦忽西風起金人乘之果復攻明州俊與劉洪道坐城樓上遣兵掩擊殺傷大當金人奔北死於江者無數夜拔砦去屯餘姚且請濟師於兀朮後七日敵再至俊引兵趨台州明州居民去者十七八未幾江浙群盜蠭起授俊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制置使以所部招收群盜命後軍統制陳思恭肆之且令兩浙宣撫使周望以兵屬俊劉光世韓世忠之外諸將皆受節度

六月改御前五軍為神武軍俊即本軍為神武右軍都統制除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十月浙西群盜悉平改江南招討使紹興元年帝至會稽時金人殘亂之餘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尤悍彊據江淮湖湘十餘州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意多造符讖蠱惑中外圍江州久未解時方患之范宗尹請遣將致討俊慨然請行遂改江淮路招討使成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江筠之間俊聞命就道急趨豫章且曰我已得洪州破賊決矣乃歛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牒來索

戰後以細書狀報之賊以俊爲怯俊諜知賊怠乃議戰岳飛爲先鋒楊沂中由上流徑絶生米渡出賊不意追奔七十里至筠州賊背筠河而陣俊用楊沂中計親以步兵當其前精騎數千授沂中及陳思恭俾從山後夾擊以午爲期俊與賊鏖戰至午精騎自山馳下賊駭亂退走大敗既復筠州臨江軍捷奏帝賜御筆謂宜乘賊勢已衰當官軍已振驅除勦戮速收全功俊未拜親詔巳追至北奉新樓子莊賊黨商元據草山拔險設伏俊遣步兵從間道直趨山椒殺伏奪險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絶江而遁號俊爲張鐵

山復江州已而興國軍等處群盜聞俊兵至皆遁去俊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憑奉新失險之敗據石幢坡憑山以木石投人俊先遣游卒進退若爭險狀以誑賊俊親冒矢石帥衆攻險賊衆數萬俱潰馬進爲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諸郡悉平拜太尉四年十月金人與劉豫分道入侵先是諜至舉朝震恐或請他幸俊謂趙鼎曰避將何之惟向前進一步庶可脫當聚天下兵守平江徐爲計鼎曰公言避非策是也以天下兵守一州非也公但堅前議足矣遂以俊爲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宣撫使屯建康既而

改淮西宣撫使瀕江相距逾月敵不得入俊遣張宗
顔潛渡至六合出其背敵將引去俊繼遣王進曰敵
既無留心必逕渡淮去可速及其未濟擊之進往敵
果北渡遂薄諸淮大敗之獲其酋程師回張延壽以
獻五年劉麟入寇俊與楊沂中合兵拒于泗州六年
改崇信奉寧軍節度使劉麟兵十餘萬犯濠壽詔併
以淮西屬俊楊存中亦聽節制與俊合兵拒敵俊分
遣存中與張宗顔王瑋田師中等自定遠軍次越家
坊遇劉猊左右軍擊走之俊率大軍鼓行而前至李
家灣遇猊大兵與戰殺獲略盡降者萬餘人猊僅以

身免拜少保加鎮洮崇信奉寧軍節度使帝曰卿議論持重深達敵情兼聞挽强之士數萬報國如此朕復何慮又曰群臣謂朕待卿獨厚其仰體眷懷益思勉勵七年改淮南西路安撫使置司盱眙俊與韓世忠入見議移屯秦檜奏臣嘗語世忠俊陛下倚此二大將譬如兩虎固當各守藩籬使寇不敢近帝曰正如左右手豈可一手不盡力邪命俊自盱眙屯廬州八年金人請寢兵許之賜俊安民靖難功臣拜少傅九年冬金復渝盟再破河南圖順昌府命俊棄廬劉錡俊督軍渡江金人引退繼而金人三路都統自東

南兩京分道來侵抵亳州北渡河俊收宿亳諸軍擊
之盡復衛真鹿邑等地師還十年酈瓊在亳州俊以
大軍至城父都統制王德下符離秉勝趨亳與俊合
俊引軍入城金人棄城遁父老列香花迎俊遂復亳
州留統制宋超守之俊引軍還壽春進少師封濟國
公十一年二月兀朮入合肥漸攻歷陽江東制置大
使葉夢得見俊請速出軍俊遣兵渡江諭諸將曰先
得和州者勝王德願為諸軍先士鼓譟而行敵已據
之德率衆渡采石先登俊宿中流德抵城下金人退
屯昭關後三日復敗金將韓常于含山命關師古復

巢縣遂復昭關使左軍統制趙密偃兵篁竹出六丈河以分金勢張守忠以五百騎敗金人於全椒未幾敵斷石梁以拒俊俊疾作力疾引衆涉流登岸追擊之王德與楊存中劉錡會兵敗金人于柘臯拜樞密使俊知朝廷欲罷兵首請納所統兵議賞宿亳功俊部將王德田師中劉寶李橫馬立張澥六人同日首受上賞俊力贊和議與秦檜意合言無不從薦士大夫監司郡守者甚衆雖劉子羽自謫籍起家亦俊力也加太傅封廣國公尋進益國公十二年十一月以殿中侍御史江邈論之罷爲鎮洮寧武奉寧軍節度

使充醴泉觀使初檜以俊助和議德之故盡罷諸將
以兵權付俊歲餘俊無去意故檜使邏攻之尋進封
清河郡王奉朝請十三年敕修甲第遣中使就第賜
宴侑以教坊樂部十六年改鎮靜江寧武靜海軍二
十一年冬帝幸其第拜太師以其姪清海軍承宣使
子蓋為安德軍節度使其他子弟遷秩者十三人南
渡後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與韓世忠劉錡岳飛並
為名將世稱張韓劉岳然濠壽之役俊與錡有隙獨
以楊沂中為腹心故有濠梁之劫岳飛寃獄韓世忠
救之俊獨助檜成其事心術之殊也遠哉帝於諸將

中眷俊特厚然謦欬之者不絕口自淮西入見則教
其讀郭子儀傳召入禁中戒以毋與民爭利毋與士
木二十四年六月薨年六十九輟視朝三日斂以一
品服帝臨奠哭之慟追封循王子五人子琦子厚子
顔子正子仁
子蓋字德高父宏應募從俊軍河上金人破開德府
宏戰死子蓋初從韓世忠討苗傅補承信郎累功遷
武功郎紹興六年劉猊大舉入寇過定遠縣將趨宣
化窺江詔遣俊會劉光世軍勦之子蓋從俊擊猊于
藕塘授閤門宣贊舍人明年改昌州刺史江南東路

馬步軍都總管十年金人再取河南以興復宿亳功遷登州防禦使兼宣撫司衙兵副統制十一年二月兀朮入廬州攻含山縣漸攻歷陽俊遣兵渡江子蓋從王徳馳入和州金人退屯昭關會劉錡自東關引兵出清溪邀擊金人俊遣子蓋與錡會大戰於柘臯敗之軍勢赫張兀朮復攻濠州子蓋又敗之于周梁橋除興寧軍承宣使和議成改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十二三年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兩浙西路馬步軍都總管帝幸俊第授子蓋安徳軍節度使三十二年春金人攻海州急以子蓋為鎮江府都統

往援之即日渡江馳至楚州淮東漕臣龔濤謂之曰敵衆十倍兵力不支宜張虛聲攻淮陽使之必救則海州可解子蓋曰彼若不救將如之何乃亟趨漣水取便道以進次石湫堰金人陳萬騎於河東子蓋率精鋭數千騎擊之謂麾下曰彼衆我寡利在速戰遣統制張玘略陣玘中流矢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諸將繼之殊死戰賊大敗擁溺石湫河死者半圍遂解金人復整軍來戰子蓋再率精鋭擊之獲其車馬鎧仗萬計退屯泗州孝宗即位召對賜鞍馬鎧甲束帶且令招集勇敢相時而動子蓋受命還招

金大将蕭鷓巴耶律造哩将其衆來降尋以疾還鎮江授檢校少保淮東招撫使未上卒年五十一贈太尉謚恭壯子盖從俊征討藕塘柘臯雖多奏功未能出諸将右惟海州一捷可稱云

張宗顔字希賢延安人父吉為涇原将解宣威城圍死之宗顔以父恩補三班借職監閿鄉酒稅積官至涇原副将權殿前司統轄御營軍統制張俊選為統領從俊討浙西冦秀州軍校徐明以城叛宗顔夜襲其城明遁轉忠州刺史遷御前中軍統制金人攻明州宗顔破其前軍盗楊勍破松溪命宗顔及李捧陳

思恭討之宗顏次浦城不進劾又掠建州宗顏趨南
劒州與劾遇遂歸盜猶未平謬言巳擊退侍御史沈
與求劾宗顏三將並出不能平數千之潰卒何以示
敵貶二秩從俊討李成與成將馬進戰王隆觀敗之
遷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神武右軍統制改麟州觀
察使僞齊挾金人攻宣化鎮俊遣宗顏潛渡江出其
後襲之不勝俊庇之以捷聞遂加沂州防禦使繼以
兵襲擊淮北復遷崇信軍承宣使宣撫司前軍統制
僞齊入寇詔張俊解淮西急督府張浚遣楊沂中與
俊合擊宗顏自泗州為後繼與猊遇于李家灣大破

之橫屍滿野猊僅以身遁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武信軍承宣使八年知廬州總帥事敵數百騎抵城
下宗顏以騎百餘禦之敵退有至自淮北者傳金人
言曰此張鐵山弟也紹興九年卒年四十四贈保靜
軍節度使謚壯敏

劉光世字平叔保安軍人延慶次子初以蔭補三班
奉職累陞鄜延路兵馬都監蘄州防禦使方臘反延
慶爲宣撫司都統遣光世自將一軍趨衢婺出其不
意破之賊平授耀州觀察使陞鄜延路兵馬鈐轄時
有事燕薊光世從延慶取易州授奉國軍承宣使金

將郭藥師降除威武奉寧軍承宣使延慶遣諸將擣虛趨燕以先世為後繼先世不至諸將失援而潰降三官河北賊張迪掠濬州境詔先世討之先世曰賊烏合非有紀律佯北以邀之其亂可取也即麾騎退賊競進先世引騎貫其中賊大潰復承宣使充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靖康元年金兵攻汴京夏人乘間寇杏子堡堡有兩山對峙地險阨先世據之敵至敗去擢侍衛馬軍都虞候金再攻汴京先世入援聞范致虛傳檄諸路議引兵會之會有詔止勤王兵先世以為宜速進不可以詔示衆既而潰兵至具言京城

事衆懼光世矯以蕃官來自汴京謂二帝決圍南去衆稍安進屯陝府致虛欲合五路兵進與金戰光世難之別道趨虢遂至濟州謁康王命為五軍都提舉王即皇帝位命為省視陵寢使尋為提舉御營使司一行事務行在都巡檢使斬山東賊李昱遷奉國軍節度使平鎮江叛兵敗滁濠太平州無為軍江寧府制置使討張遇於池州遇望其陣曰官軍不整可破也時湖水涸賊越湖出官軍後官軍亂光世幾被執王德救之得免遇循江而上光世整兵追至江州斷其後軍破之遇復東下又追擊於江寧二年以功加

檢校少保命討李成先世以王德為先鋒與成遇於上蔡驛口橋敗之成收散卒再戰先世以儒服臨軍成遣見白袍青蓋併兵圍之德潰圍拔先世以出下令得成者以其官爵與之士爭奮再戰皆捷成遁執其謀主陶子思加檢校少傅帝在揚州金騎掩至天長先世迎敵未至而軍潰帝倉卒渡江命先世為行在五軍制置使屯鎮江府控扼江口尋加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苗劉為亂素憚先世遷先世為太尉淮南制置使張浚在平江馳書諭以勤王先世不從呂頤浩遣使至鎮江說之乃引兵會于丹陽兵進先

世以選卒為游擊仍分軍殿後遇苗翊馬柔吉軍于臨平與韓世忠等破之至行在遷太尉御營副使先世遣王德助喬仲福追傅至崇安縣盡降其衆傅僅以身免逆將范瓊被執張浚使先世撫定其衆又招賊靳賽降之命先世為江東宣撫使守太平及池州受杜充節制先世言受充節制有不可者六帝怒詔毋入先世殿門先世始受命隆祐太后在南昌議者謂金人自蘄黃渡江陸行二百里可至命先世移屯江州為屏蔽先世既至日置酒高會金人自黃州渡江凡三日無知之者比金人至遂遁太后退保虔州

湯惠寫

馮檝貽書先世言賊深入最兵家之忌進則距山退則背江百無一利而敢如此橫行者以前無抗拒後無襲逐也太尉儻選精兵自將來洪而開一路令歸伏兵掩之可使匹馬不還先世不能用自信州引兵至南康酈瓊圍固始縣先世遣人招降之又遣王德擒妖賊王念經于信州時先世部曲無所隸號太尉兵侍御史沈與求論其非宜會御營司廢乃以巡衛名其軍命充御前巡衛軍都統制召赴行在授浙西安撫大使知鎮江府先世言安撫控制一路若但守鎮江則他郡有警不可離任望別除守臣先世專充

安撫使從便置司時光世慮金人必過江故預擇便地帝覺之止許增辟通判右諫議大夫黎確疏其擇便求佚中外所憤帝釋不問加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以遣之光世乞便宜行事不許時韓世忠張俊兼領浙西制置使光世復言本路兵火之餘不任三處需求遂罷世忠俊兼領時金兵留淮東光世頗畏其鋒楚州被圍已百日帝手札趣光世援楚者五竟不行但遣王德酈瓊將輕兵以出時奏殺獲而已楚州破命光世節制諸鎮力守通泰完顏昌屯承楚光世知其衆思歸欲攜貳之乃鑄金銀銅錢文曰

招納信實獲敵不殺令持錢文示其徒有欲歸者扣
江執錢為信歸者不絕因刱奇兵赤心两軍昌遂拔
砦去紹興元年金人渡淮真楊州皆闕守命光世兼
淮南京東路宣撫使置司楊州措置屯田迄不行張
俊討李成又命光世分兵往舒蘄擣其巢穴光世以
江北盗未平為辭命兼淮南宣撫使領真楊通承楚
州漣水軍郭仲威謀據淮南以通劉豫光世遣王德
擒之并其衆范宗尹言光世軍多冗費請汰其罷軟
者帝曰俟作手書與之如家人禮庶幾不疑光世以
枯秸生穗為瑞聞于朝帝曰歳豐人不乏食朝得賢

輔佐軍有十萬鐵騎乃可為瑞此外不足信淮北人多歸附者命光世兼海泗宣撫使以安輯之五湖捕魚人夏寧聚衆千餘掠人為食郭仲威餘黨出没淮南邵青據通州光世皆招降之光世請鑄淮東宣撫使印給錢糧增將吏皆從其請仍給鎮江府常州江陰軍苗米三十七萬斛為軍中一歲費二年復命移屯揚州時至鎮江視師光世不奉詔入朝言鄰寇有疑或致生事願仍領浙西為根本計右司諫方孟卿劾之乞召宰執與議使之必往光世猶以乏糧為辭光世之來以繒帛方物為獻帝命分賜六宮中丞沈

與求以為不可命還之呂頤浩與先世有故怨頤浩将出視師首言先世兵冗不練乞移其軍還闕帝曰先世軍糧不足若驟移必潰先犒軍而後料簡可也頤浩至鎮江先世軍果告乏頤浩奏先世軍月費二千萬緡乞差官考覈詔御史江躋度支胡蒙至軍點校終不得實帝方倚其成功尋詔兩漕臣措置鎮江酒稅務助其軍費又罷織御服羅省七百萬緡以助之加寧武寧國軍節度使先世奏部将喬仲福靳賽防江有勞詔進一官許回授先世固乞轉行給事中程瑀持不可又言先世兵未渡江金人或渡淮江浙

必震先世方遣人按行宜興湖洑之間以備退保詔
以章示之先世遷延如故三年命先世與韓世忠易
鎮同召赴闕授檢校太傅江東宣撫使世忠既至鎮
江城下姦人入城焚府庫先世擒之皆云世忠所遣
世忠屯登雲門先世引兵出懼其扼已改途趨白鷺
店世忠遣兵襲其後先世以聞帝遣使和解仍書賈
復寇恂傳賜之命為江東淮西宣撫使置司池州賜
錢十萬緡劉豫將王彥先揚兵淮上有渡江意先世
扼馬家渡遣酈瓊屯無為軍為濠廬援賊乃退先世
奏酈延李俏充閤門祇候言者論其涉私罷之金人

劉豫入侵時光世張俊韓世忠權相敵且持私隙帝遣侍御史魏矼至軍中諭以滅怨報國光世乃移書二帥二帥皆復書致情光世始移軍太平州以援世忠金兵退光世入覲遷少保帝曰卿與世忠以少嫌不釋然烈士當以氣義相許先國家而後私讎復諭以光武分寇恂賈復之事光世泣謝請以所置淮東田易淮西田給事中晏敦復言其擾民而止又請並封其三妾為孺人南渡後諸大將封妾自此始會改神武軍為行營護軍以光世所部稱左護軍劉豫築龍城以窺淮西光世遣王師晟破之加保静軍節度

使遂領三鎮張浚撫淮上諸屯劉豫挾金人分道入
侵命先世屯廬州以招北軍與韓世忠張俊鼎立楊
沂中将精卒為後距劉猊驅鄉民僞為金兵布淮境
光世奏廬難守密干趙鼎欲還太平州浚命呂祉馳
往軍中督師光世已舍廬州退浚遣人厲其衆曰若
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駐兵與沂中相
應遣王德酈瓊領兵自安豐出謝步遇金将三戰皆
敗之張浚入對言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為大将請罷
之帝命與趙鼎議鼎曰光世将家子孫将卒多出其
門罷之恐拂人心遂遷護國鎮安保静軍節度使右

司諫陳公輔劾其不守廬州張浚言其沈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乞賜罷斥光世引疾請罷軍政又獻所餘金穀于朝拜少師充萬壽觀使奉朝請封榮國公賜甲第一區以兵歸都督府公輔又言光世雖罷而遷少師賞罰不明中書舍人勾龍如淵又繳還賜第之命帝曰光世罷兵柄若恩禮稍加則諸將知有後福皆效力矣卒賜之初光世麾下多降盜素無紀律至是督府命呂祉節制其軍酈瓊殺祉驅諸軍降劉豫九年用講和恩賜號和衆輔國功臣進封雍國公陜西宣撫使弟光遠疏其短于言路

如淵時為中丞再論光世不可遣而止十年金人圍
順昌拜太保為三京招撫處置使以援劉錡光世請
李顯忠為前軍都統又請王德自隸德不願受其節
制顯忠行至宿泗軍多潰進至和州秦檜主罷兵召
還光世入見為萬壽觀使改封楊國公疾革乞免其
家科役中書舍人張廣格不下卒年五十四贈太師
官其子孫甥姪十四人謚武僖乾道八年追封安城
郡王開禧元年追封鄜王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
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為國任事逋寇自資見詆公
論嘗入對言願竭力報國他日史官書臣功第一帝

曰卿不可徒為空言當見之行事建炎初結内侍康
履以自固又蚤解兵柄與時浮沈不為秦檜所忌故
能竊寵榮以終其身方之韓岳遠矣

王淵字幾道熙州人後徙環州善騎射應募擊夏國
屢有功累遷熙河蘭湟路第三將部將權知鞏州寧
遠砦諸羌入寇經畧司討之表淵總領岷山蕃兵將
興師城澤州羌悉衆來争淵奮擊大破之追至邈州
城移同總領湟州蕃兵將兼知臨宗砦坐法免宣和
三年劉延慶討方臘以淵為先鋒賊將據錢塘勢張
甚淵諭小校韓世忠曰賊謂我遠來必易我明日爾

逆戰而僞遁我以強弩伏數百步外必可得志世忠
如其言賊果追之伏弩卒發應弦而倒逐北至淳安
賊據幇源峒遂圍而平之授閤門宣贊舍人權京畿
提舉保甲兼權提點刑獄公事繼從延慶攻契丹重
兵壁盧溝南遣淵等數千人護餉道戰敗為敵所獲
已而逃歸猶以出塞遷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又從
楊惟忠辛興宗破群盜高托山等遷拱衛大夫寧州
觀察使靖康元年為真定府總管就遷都統制吳湛
據趙州叛淵討平之金人攻汴京河東北宣撫使范
訥統勤王兵屯雍丘以淵為先鋒尋以所部歸康王

府明年張邦昌僭立康王如濟州命淵以三千人入衛宗廟淵至汴都以朝服見邦昌納謁曰參冢宰相公邦昌始易紫袍延之政事堂淵慟哭宣教康王即皇帝位淵與楊惟忠韓世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等以帥府及降群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始置御營司以淵為都統制扈從累月不釋甲帝如揚州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尋改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進保大軍承宣使時群盜蠭起以淵為制置使平杭賊提兵四出所向皆捷平軍賊趙萬於鎮江誅杭賊陳通於杭州降張遇於楊子橋期

年群盜略盡遷嚮德軍節度使惟趙萬陳通等已招
其降而復盡誅之建炎三年二月金人攻揚州帝倉
卒渡江淵與内侍康履從至鎮江奉國軍節度使劉
光世見帝泣告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決不誤
事今臣所部數萬二千餘騎皆不能濟淵忿其言斬
江北都巡檢皇甫佐以自解中書侍郎朱勝非馳見
淵督之乃始經畫已無所及自是淵失諸將心帝欲
如鎮江以援江北群臣亦固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
一面若金人自通川渡先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
塘有重江之險議遂決命淵守姑蘇言戎器全缺兵

匠甚少乞括民匠營繕尋自平江赴行在拜簽書樞密院事仍兼都統制命下諸將籍籍帝聞之乃命免奏事簽書仍觧都統制以慰衆心先是統制官苗傅自負世將以淵驟用頗觖望劉正彥嘗招巨盜丁進亦以賞薄怨淵而內侍康履頗用事及淵入樞府傅正彥以其由宦官薦愈不平俟淵入朝伏兵殺之併殺康履遂成明受之變淵時年五十三淵為將輕財好義家無宿儲每言朝廷官人以爵祿足代耕若事錐刀我何愛爵祿曷若為富商大賈邪初帝在南京聞淵疾遣中使曾澤問疾澤還言其帷幔茵褥皆不

王三道刊

具帝轄所御紫茸茵以賜然其平群盜多殺降與康履深交故及於禍贈開府儀同三司累加少保官其子孫八人紹興四年又官二人乾道六年謚襄愍子

倚

解元字善長保安軍徳清砦人踈眉俊目猿臂善騎射起行伍為清澗都虞候建炎三年隷大將韓世忠麾下擢偏將世忠出下邳聞金兵大至士皆駭愕元領二十騎擒其生口知敵動息俄逢騎數百身自陷陣横刺酋長墜馬餘皆遁去授閤門宣賛舍人苗傅劉正彥之變從世忠追至臨平與戰賊勢既衰擒于

浦城四年三月金人攻浙西世忠治兵京口邀其歸路以海艦横截大江金人出小舟數十以長鈎扳艦元在別舸躍入敵舟以短兵擊殺數十人擒其千戶授忠州團練使統制前軍繼從討閩冦范汝為轉討湖外諸盜時劉忠據白面山憑險築壘世忠討之距賊營三十里而陣元獨跨馬涉水薄賊砦四顧周覽賊因山設望樓從高瞰下以兵守之屯壯銳于四山視其指呼而出戰元既得其形勢歸告世忠曰易與爾若奪據其望樓則技窮矣世忠然之遣元率兵五百長戟居中翼以弓矢自下趨髙賊衆莫支乃據望

樓立赤幟四面並進賊遂平攺拒州觀察使紹興四年金人偽齊合兵入侵世忠自鎮江趨揚州命元屯承州金人至近郊元度翌日必至城下遣百人伏要路百人伏嶽廟自以四百人伏路隅令曰俟金人過我當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視我麾旂則立幟以待金人必自嶽廟走伏者背出又決河岸遏其歸路金人果走城下伏發金人進退無路乃走嶽廟元追之獲百四十八人止遣二人時城中兵不滿三千金萬戶黑頭虎直造城下約降元匿其兵以微服出僞若降者金人稍懈俄伏發擒黑頭虎未幾金兵四集元戰

却之追北數十里金人赴水死者甚衆改同州觀察使六年從世忠出下邳以數百騎破敵伏兵授保順軍承宣使十年畧地淮陽至劉令莊騎繞三百當敵騎數千元揮戈大呼衆爭奮敵披靡俄而救至後部疑懼元回顧曰我在此若等無慮衆乃安轉戰自辰至午敵退成列而還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明年世忠罷兵柄為樞密使以元為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以統其衆又明年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尋授保信軍節度使卒年五十四贈檢校少保

曲端字正甫鎮戎人父渙任左班殿直戰死端三歲

授三班借職鐅敏知書善屬文長於兵畧歷秦鳳路隊將涇原路通安砦兵馬監押權涇原路第三將夏人入寇涇原帥司調統制李庠捍禦端在遣中庠駐兵栢林堡斥堠不謹爲夏人所薄兵大潰端力戰敗之整軍還夏人再入寇西安州懐德軍相繼陷没鎮戎當敵要衝無守將經略使席貢疾栢林功奏端知鎮戎軍兼經略司統制官建炎元年十二月婁宿攻陝西二年正月入長安鳳翔關隴大震二月義兵起金人自鞏東還端時治兵涇原招流民潰卒所過人供糧秸道不拾遺金游騎入境端遣副將吴玠據清

溪嶺與戰大破之端乗其退遂下兵秦州而義兵已
復長安鳳翔統領官劉希亮自鳳翔歸端斬之六月
以集英殿修撰知延安府王庶為龍圖閣待制節制
陝西六路軍馬遂授端吉州團練使充節制司都統
制端雅不欲屬庶九月金人攻陝西庶召端會雍耀
間端辭以未受命庶以鄜延兵先至龍坊端又稱巳
奏乞回避庶貢別遣統制官龐世才將步騎萬人來
會庶無如之何則檄貢勤端還舊任遣陝西節制司
將官賀師範趨耀別將王宗尹趨白水且令原慶出
師為援二帥各遣偏將劉仕忠寇鐸來與師範會庶

欲往耀督戰已行會龐世才兵至邠端中悔以狀白
庚言已赴軍前庚乃止師範輕敵不戒卒遇敵于八
公原戰死二將各引去端遂得涇原兵柄十一月金
諜知端庚不協併兵攻鄜延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
淳化庚日移文趣其進又遣使臣進士十數輩往說
端端不聽庚知事急又遣屬官魚濤督師端陽許而
實無行意權轉運判官張彬為端隨軍應副問以師
期端笑謂彬曰公視端所部孰與李綱救太原兵乎
彬曰不及也端曰綱召天下兵不度而往以取敗今
端兵不滿萬不幸而敗則金騎長驅無陝西矣端計

湯惠寫

全陝西與鄜延一路孰輕重是以未敢即行不如蕩賊巢穴攻其必救乃遣吳玠攻華州拔之端自分蒲城而不攻引兵趨耀之同官復迂路由邠之三水與玠會襄樂金攻延安急庶收散亡往援溫州觀察使知鳳翔府王𤫊將所部發興元比庶至甘泉而延安已陷庶無所歸以軍付𤫊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庶猶以節制望端欲倚以自副端彌不平端號令素嚴入壁者雖貴不敢馳庶至端令每門減其從騎之半及帳下僅數騎而已端猶虛中軍以居庶庶坐帳中端先以戎服趨于庭既而與張彬及走馬

承受公事高中立同見帳中良久端聲色俱厲問庚延安失守狀曰節制固知愛身不知愛天子城乎庚曰吾數令不從誰其愛身者端怒曰在耀州屢陳軍事不一見聽何也因起歸帳庚留端軍終夕不自安端欲即軍中殺庚奪其兵夜走寧州見陝西撫諭使謝亮說之曰延安五路襟喉今已失之春秋大夫出疆得以專之請誅庚歸報亮曰使事有指今以人臣擅誅于外是跋扈也公為則自為端意阻復歸軍明日庚見端為言已自劾待罪端拘縻其官屬奪其節制使印庚乃得去王𤫊将两軍在慶陽端召之𤫊不

應會有告瓌過邠軍士刧掠者端怒命統制官張中
孚率兵召瓌謂中孚曰瓌不聽則斬以來中孚至慶
陽瓌已去遽遣兵要之不及而止初叛賊史斌圍興
元不克引兵還關中義兵統領張宗諤誘斌如長安
而散其衆欲徐圖之端遣吳玠襲斌擒之端自襲宗
諤殺之三年九月遷康州防禦使涇原路經畧安撫
使時延安新破端不欲去涇原乃以知涇州郭浩權
鄜延經畧司公事自謝亮歸朝廷聞端欲斬王庶疑
有叛意以御營司提舉召端端疑不行議者喧言端
反端無以自明會張浚宣撫川陜入辭以百口明端

不支浚自收攬英傑以端在陝西屢與敵角欲仗其
威聲承制築壇拜端為威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宣
撫處置使司都統制知渭州端登壇受禮軍士懽聲
如雷浚雖欲用端然未測端意遣張彬以招塡禁軍
為名詣渭州察之彬見端問曰公常患諸路兵不合
財不足今兵已合財已備婁宿以孤軍深入吾境我
合諸路攻之不難萬一粘罕併兵而來何以待之端
曰不然兵法先較彼己今敵可勝止婁宿孤軍一事
然將士精銳不減前日我不可勝亦止合五路兵一
事然將士無以大異於前況金人因糧於我我常為

湯惠寫

客彼常為主今當反之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穫彼不得耕必取糧河東則我為主彼為客不一二年必自困斃可一舉而滅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以端言復命浚不主端說四年春金人攻環慶端遣吳玠等拒于彭原店端自將屯宜祿玠先勝既而金軍復振玠小却端退屯涇州金乘勝焚邠州而去玠怨端不為援端謂玠前軍已敗不得不據險以防衝突乃劾玠違節制是秋兀朮窺江淮浚議出師以撓其勢端曰平原廣野賊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

已俟十年乃可端既與浚異浚積前疑竟以彭原事罷端兵柄與祠再責海州團練使萬安州安置是年浚爲富平之役軍敗誅趙哲貶劉錫浚欲慰人望下令以富平之役涇原軍馬出力最多既却退之後先自聚集皆縁前帥曲端訓練有方敘端左武大夫興州居住紹興元年正月敘正任榮州刺史提舉江州太平觀徙閬州於是浚自興州移司閬州欲復用端玠與端有憾言曲端再起必不利於張公王庶又從而間之浚入其說亦畏端難制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庶告浚謂其指斥

乗輿於是送端恭州獄武臣康隨者嘗忤端鞭其背隨恨端入骨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又數聲乃赴逮既至隨令獄吏縶維之糊其口熁之以火端乾渴求飲予之酒九竅流血而死年四十一陜西士大夫莫不惜之軍民亦皆悵悵有叛去者浚尋得罪追復端宣州觀察使謚壯愍端有將略使展盡其才要未可量然剛愎恃才凌物此其所以取禍云

論曰南渡諸將以張韓劉岳並稱而俊為之冠然夷

考其行事則有不然者俊受心膂爪牙之寄其平苗
劉雖有勤王之績然既不能守越又棄四明負亦不
少矧其附檜主和謀殺岳飛保全富貴取媚人主其
負戾又如何哉光世自恃宿將選沮却畏不用上命
師律不嚴卒致酈瓊之叛迎合檜意首納軍權雖得
善終牖下君子不貴也二人方之韓岳遠矣然子
蓋宗顏號俊子弟著海之功泗上之捷亦足稱焉王
淵以總卒扈從有勞遂至驕盈失將士心自取覆敗
況結托康履與光世一轍烏足道哉解元始由韓世
忠進其攻城野戰未嘗敗衄有可稱者不幸早世惜

哉曲端剛愎自用輕視其上勞效未著動違節制張
浚殺之雖寃盖亦自取焉爾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八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九　宋史三百七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王友直　李寶　成閔　趙密

劉子羽　吕祉　胡世將　鄭剛中

王友直字聖益博州高平人父佐以材武稱友直年十二隨父游諳兵法紹興三十一年金人渝盟友直結豪傑志恢復謂其衆曰權所以濟事權歸於正何害於理迺矯制自擬承宣使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餘擬官有差徧諭州縣勤王未幾得衆數萬制爲十

三軍軍置都統制提舉提點提轄訓練統之九月戊子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衆庶諭以紹興年號乃與王任馮轂張昇牛汝霖列奏于朝欲領衆南歸時金人尚在楊州久不報友直將由壽春涉淮而濟道拜敕書勉以率衆擣敵腹心掎角應援除友直檢校少保天雄軍節度使王任天平軍節度使馮轂左通議大夫徽猷閣直學士張昇右朝奉大夫直秘閣牛汝霖通直郎直秘閣職任各從舊得便宜行事時三十二年正月一日也旋與敵遇相拒淮北敵兵來益衆友直即率所部渡淮既而審金主亮已斃所遇乃

歸師悔不襲擊之高宗視師江上見于金陵賜金帶章服錫賚及二子友直耻前功不遂自陳攻復州防禦使以忠義軍統制隸鎮江都統司越四月詔偕統制張子蓋援海州方接戰友直張一旗大書宋忠義将河北王九郎以自表潛由小逕背敵陣因其輜重扼歸道橋左右挽水張子蓋知友直已乘敵後麾軍進擊敵潰走盡溺死圍遂解轉宜州觀察使孝宗受禪友直與統制宋寧數出奇轉戰張浚都督江淮一見喜之辟建康前軍統制隆興二年九月金人犯邉宣諭使王之望命以前軍戍昭關友直不踰時即行

他軍同戍者敵至輒退保和州友直孫軍堅守金兵
駐黃山鼓柝相聞益整暇自持乾道元年移鎮江御
前諸軍統制俄改步司左軍統制兼左驍衛上將軍
初淮北之戰友直母子相失至是訪得之乃與其妻
李擕二女自淮而還錫予加厚又明年除御前諸軍
統制請祠手詔慰勞四年縣京口入覲進神龍衛四
廂都指揮使主管步司公事遷侍衛親步軍都指揮
使朝廷議遣馬步二司移屯重地丞相虞允文欲先
發步司友直請以馬司先及馬帥李顯忠屯金陵友
直奏馬軍道途轉徙困斃已甚有旨免移步司八年

轉承宣使旋除殿前副都指揮使淳熙元年授奉國軍節度使四年總殿步司大閱于茅灘鎧仗精明號令閑肅明年進殿前指揮使賜第中都賜田平江燕射咸預晚節宴安軍政稍失律授宜州觀察使尋罷宫觀徙居信州以郊祀恩內徙三奉祠復武寧軍承宣使卒年六十一追復節度使贈檢校少保

李寶河北人嘗陷金拔身從海道來歸金主亮渝盟淮浙姦民倪詢梁簡等教金造舟且為鄉導金使蘇保衡造舟于潞河明年以保衡為統軍將繇海道襲浙江諜聞高宗謂宰臣曰李寶頃因召對詢以北事

歷歷如數且以一介脫身還朝陛對無一毫沮懾是必能事者廼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與守臣督海舟捍禦高宗問舟幾何曰堅全可涉風濤者百二十艘兵幾何曰僅三千皆閩浙弓弩手非正兵也旗幟甲仗亦粗備事急矣臣願亟發賜賚衣帶鞍馬尚方弓刀戈甲及銀絹萬數八月次江陰先遣其子公佐謂曰汝為潛伺敵動靜虛實毋誤公佐受命即與將官邊士寧偕往實將啓行軍士爭言西北風力尚勁迎之非利實下令敢沮大計者斬遂發蘇州大洋行三日風甚惡舟散不可收實忼慨顧左

右曰天以是試李寶邪寶心如鐵石不變矣酹酒自誓風即止明日散舟復集士寧自密州回得敵耗甚悉且言公佐已挾魏勝得海州寶喜曰吾兒不負乃翁矣士氣百倍趣衆乘機進適大風復作海濤如山寶神色不為動風少殺始縱舟泊抵東海敵已雲合圍海州旌麾數十里寶麾兵登岸以劍畫地令曰此非復吾境力戰與否在汝等因握槊前行遇敵奮擊將士賈勇無不一當十敵出不意亟引去勝出城迎寶獎其忠義勉以共立功名勝感泣乃維舟犒士遣辯者四出招納降附聲振山東豪傑如王世修輩各

署旗集義勇爭應援多者數萬人寶列名上諸朝檄所部會密之膠西命公佐以郡事畀勝與俱發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臼神俄有風自柁樓中來如鍾鐸聲衆咸奮引舟握刃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遥見寶船給敵兵入舟中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駛舟疾過山薄虜鼓聲震疊海波騰躍敵大驚掣矴舉帆帆皆油纈彌亙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窘束無復行次寶亟命火箭環射箭所中煙焰旋起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擊刺殪之

舟中餘所謂簽軍盡中原舊民皆登島掁脫甲歸命
以故不殺然倉卒舟不獲艤溺死甚衆俘大漢軍三
千餘人斬其帥完顔鄭家奴等六人禽倪詢等上于
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物衆
不能舉者悉焚之火四晝夜不滅實將乘勢席卷公
佐切諫以為金主亮方濟淮聞通泰已陷得遠失近
且有腹背憂乃還軍駐東海視緩急為表裏援遣曹
洋輕舟報捷上喜曰朕獨用李寶果立功為天下倡
矣詔獎諭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旗幟除靜海軍節
度使沿海制置使賜金器玉帶亮聞膠西之敗大怒

召諸酋約以三日渡江於是內變殺亮向微唐島之捷則亮之死未可期錢唐之危可憂也寳之功亦大矣寳戰具精利宰臣陳康伯取其長槍克敵弓弩俾所司為式製之卒贈檢校少保

成閔字居仁邢州人靖康初劉鞈為真定帥募勇士捍金兵閔在麾下高宗即位閔領數百騎至揚州會上南渡韓世忠追苗傅及襲兀朮討范汝為閔皆在戎行又以力戰却敵積功至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從世忠入見世忠指閔曰臣在南京自謂天下當先使當時見此人亦避一頭矣上嘉歎勞勉旋以取海州

功擢磁州團練使召見賜袍帶錦帛加贈玉束帶時方與金盟世忠罷兵入為樞密使詔進閔棣州防禦使殿前遊奕軍統制歷遷保寧軍承宣使紹興二十四年拜慶遠軍節度使尋丁母憂詔起復贈其母鄭國夫人金主亮将敗盟詔閔提禁旅三萬鎮武昌命湖北守漕創砦屋三萬間以待之發折帛米錢茶引共百四十餘萬緡義倉和糴米六十三萬石備軍用仍賜金器劒甲臨遣之閔至鄂未幾進屯應城縣八月除湖北京西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九月兼京西河北招討使十一月詔回援淮西閔喜於得歸冐雨

兼程趨建康士卒多道死朝廷所給犒師物奄歸己不及士卒士卒有怨言閔斬之未幾除淮東制置使駐鎮江既而言者論諸軍皆聚鎮江恐出敵不意擣上流於是詔閔發鄂州張成華旺軍回駐鄂亮死閔引兵渡江趨揚州及金人自盱眙渡淮北去閔列兵南岸軍士呫囁相聞金人笑之曰寄聲成太尉有勸護送時虜氣已奪日虞王師之至委棄戈甲粟米山積諸軍多仰以給惟閔軍多浙人素不食粟死者甚衆閔至泗州奏已克復淮東尋入朝凡侍從卿監閤門内侍皆有賂遺左正言劉度劾之猶超拜太尉主

管殿前司公事尋復為御史論列罷太尉婺州居住
奪慶遠節乾道初聽自便歸湖州尋詔復節都統鎮
江諸軍九年請祠致仕治園第于平江淳熈元年卒
年八十一贈開府儀同三司子十一人
趙密字微叔太原清河人政和四年用材武試崇政
殿授河北隊將戍燕高宗以大元帥開府檄統先鋒
援京師建炎元年從張俊討任城寇李昱俊輕騎先
行遇伏密奔射斃數人乃脫擢閤門祗候俊置靖勝
軍以密統之平賊董青趙萬徐明等累功轉武節郎
左軍統領金兵陷楊州士民隨乘輿渡江衆數萬密

露立水濵麾舟濟之苗傅之變破赤心軍于臨平金人犯明州俊遣密及楊沂中與殊死戰敗之進武功大夫陞統制紹興元年李成馬進擾江淮俊復遣密大破之成進皆北遁賜金帶轉親衛大夫康州刺史總管涇原馬步軍平張莽蕩寇詔入衛十年金犯亳宿從俊營合肥出西路時水潦暴漲涉六晝夜始達宿與敵遇敗之明年敵分兵犯滁濠密進擊之且命張守忠以五百騎出全椒縣伏篁竹間敵疑宵遁密乃引兵出六丈河斷其歸路又敗之進中衛協忠大夫和州團練防禦使尋拜宣州觀察使為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步軍海冦朱明暴横寇掠張守忠方略曰海與陸異窮之則日月相持非策之善要在拊定之耳守忠用其計明降進定江軍承宣使崇信軍節度使以年勞轉太尉拜開府儀同三司明年領殿前都指揮使獻本軍酒方六十六所積錢十萬緡銀五萬兩助軍用詔奬之上疏告老以萬壽觀使奉朝請隆興二年進少保致仕俄報金復犯淮詔密再為殿前都指揮使初敵聲言航海朝論選從官視舟師徹禁旅防守密不為動迄如所料和議成罷為醴泉使乾道元年九月致仕卒年七十一贈少傅

劉子羽字彥脩建之崇安人資政殿學士韐之長子也宣和末韐帥浙東子羽以主管機宜文字佐其父破睦賊入主太府太僕簿遷衛尉丞韐守真定子羽辟從會金人入父子相誓死守金人不能拔而去由是知名除直祕閣京城不守韐死之既免喪除祕閣脩撰知池州以書抵宰相論天下兵勢當以秦隴為根本改集英殿脩撰知秦州未行召赴行在除樞密院檢詳文字建炎三年大將范瓊擁强兵江西召之弗來來又不肯釋兵知樞密院事張浚與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

而來因召俊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人迫二帝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頃刻而定瓊竟伏誅浚以此奇其材浚宣撫川陝辟子羽參議軍事至秦州立幕府節度五路諸將規以五年而後出師明年除徽猷閣待制金人窺江淮急浚念禁衛寡弱計所以分撓

湯 惠 寫

其兵勢者遂合五路之兵以進子羽以非本計爭之浚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遂北至富平與金人遇戰不利金人乘勝而前宣撫司退保興州人情大震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内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

釁而動度幾猶或可以補前愆而贖後咎奈何乃為此言乎浚然子羽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即自請奉命北出復以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諸亡將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子羽命吳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塞金人知有備引去明年金人復聚兵來攻再為玠所敗浚移治閬州子羽請獨留河池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浚許之明年玠以秦鳳經畧使戍河池王彥以金均房鎮撫使戍金州二鎮皆饑與元帥臣閉糴二鎮病之玠彥皆願得子羽守漢中浚乃承制拜子羽利州路經略使兼知興

湯惠寫

元府子羽至漢中通商輸粟二鎮遂安除寶文閣直學士是冬金人犯金州三年正月王彥失守退保石泉子羽亟移兵守饒風嶺馳告玠玠大驚即越境而東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列營拒守金人悉力仰攻死傷山積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玠遽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西子羽焚興元退守三泉縣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牙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别玠時在仙人關其愛将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

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十六日而成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于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自金人入梁洋四蜀復大震張浚欲移潼川子羽遺浚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撤離曷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於武休不及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旗招子羽子羽盡斬之而留其一縱之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先是子羽預徙梁洋公私之積至是金人深入餽

不繼又腹背為子羽玠所攻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
亟遁去子羽出師掩擊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餘兵
不能自拔者悉降始金人攻蜀所選士卒千取百百
取十戰被重鎧登山攻險每一人前輒二人推其後
前者死後者被其甲以進又死則又代之其為必取
計如此浚雖衂師卒全蜀子羽之力居多子羽還與
元四年坐富平之役與浚俱罷尋為言者所論責授
單州團練副使泉州安置新除川陝宣撫副使吳玠
始為裨將未知名子羽獨奇之言於浚浚與語大悅
使盡護諸將至是上疏論子羽之功請納節贖其罪

詔聽子羽自便明年復元官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浚還朝議合兵大舉乃請召子羽令諭旨西帥以集英殿脩撰知鄂州未幾權都督府參議軍事與主管機宜文字熊彥詩同撫諭川陝時吳玠屢言軍前之糧故令子羽見玠諭指且與都轉運使趙開計事併察邊備虛實以聞時五年冬也明年秋與彥詩同還朝子羽言金人未可圖宜益兵屯田以俟機會時張浚以淮西安撫使劉光世驕惰不肅密奏請罷之而以其兵屬子羽子羽辭乃以徽猷閣待制知泉州七年淮西酈瓊叛張浚罷相八年御史常同論子羽十罪

上批出白州安置趙鼎曰章疏中論及結吳玠事今方倚玠恐不自安同疏再上以散官安置漳州十一年樞密使張浚薦子羽復元官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金人入寇子羽建議清野淮東之人皆徙鎮江撫以恩信雖兵民雜居無敢相侵者既而金人不至浚問子羽子羽曰異時金人入寇飄忽如風雨今久遲回必有他意蓋金人以拓臯之敗欲急和也未幾果遣使議和復徽猷閣待制秦檜風諫官論罷之復提舉太平觀十六年卒子珙自有傳吏部郎朱松以子熹託子羽子羽與弟子翬薦教之異時卒為大儒

四百十个

云

呂祉字安老建州建陽人宣和初上舍釋褐建炎二年為右正言以論事忤執政通判明州紹興元年盜起湖南北為荊湖提刑祉既至招捕有方踰年盜平進直祕閣尋召赴行在淮南宣撫使韓世忠將出師辟祉議軍事除直徽猷閣充參議官辭不行三年陞直龍圖閣知建康府祉到官與通判府事吴若安撫司準備差遣陳充共議作東南防守利便三卷上之大畧謂立國於東南者當聯絡淮甸荊蜀之勢今臨安僻在海隅移蹕江上然後可以繫南北離散之心

四年冬金人攻淮江左戒嚴獨韓世忠統銳卒在高郵金既陷漣水破山陽盱眙遂犯承州祉上章言宜遣兵為世忠援既而援兵不至世忠退保鎮江祉再上言置江北於度外非命帥宣撫兩淮之意且恐失中原心唯當急遣諸將且乞親御六師庶幾上下協心可以不戰而勝於是降詔親征車駕至平江金人退師五年召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文字尋除兵部侍郎兼戶部侍郎給事中六年遷刑部侍郎都督府參議軍事俄遷吏部侍郎劉豫分道入寇時車駕駐平江或請回臨安且令守江防海祉獨抗言士氣

當振賊鋒可挫不可遽退以示弱劉麟衆十萬已次
濠壽劉光世在合肥欲移屯太平州軍已行乃命祉
馳往軍前督其還七年遷兵部尚書陞督府參謀軍
事往淮西撫諭諸軍浚以劉光世持不戰之論罷之
乃命行營左護軍前統制王德為都統制又以統制
官酈瓊為之副瓊與德素不協祉還朝瓊與德交訟
于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命德還建康以其軍隸督府
八月復命祉往廬州節制之祉至廬州瓊等復訟德
祉諭之曰若以君等為是則大相詆然張丞相但喜
人向前儻能立功雖有大過亦闊畧況此小嫌乎當

力為諸公辨之保無他慮瓊等感泣事小定祉乃密奏乞罷瓊及統制官靳賽兵權其書吏漏語於瓊瓊令人遮祉所遣郵置盡得祉所言大怨怒會朝廷命張俊為淮西宣撫使置司盱眙楊存中為淮西制置使劉錡為副置司廬州召瓊赴行在瓊懼遂叛諸將晨謁祉坐定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官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邪祉見之大驚欲返走不及為瓊所執璟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友死之瓊遂率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祉次三塔距淮三十里祉下馬曰劉豫逆臣

我豈可見之衆逼祉上馬祉罵曰死則死於此又語其衆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酈瓊去乎衆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祉遇害時有得祉括髮之帛歸吳中者其妻吳氏持帛自縊以徇葬聞者哀之慶元間詔立廟賜額以旌其忠云

胡世將字承公常州晉陵人宿之曾孫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范汝為寇閩以世將為監察御史福建路撫諭使入境韓世忠已平賊遷尚書右司員外郎又遷起居郎遷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兼脩政局坐言者落

四百令四ケ

職奉祠未幾除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入為禮部侍郎改刑部出知洪州兼江西安撫制置使屬建昌兵變殺守倅嬰城以叛世將以便宜發兵討平之除兵部侍郎復知鎮江未幾召為給事中兼侍講直學士院復遷兵部侍郎尋以樞密直學士出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宣撫吳玠以軍無糧奏請踵至世將既被命入境約玠會議蜀之饟運遡嘉陵江千餘里半年始達於是奏用轉般措運之法軍儲稍充公私便之紹興九年玠卒以世將為寶文閣學士宣撫川陝時關陝初復朝廷分軍移屯熙秦鄜延諸道

明年夏金人陷同州入長安諸路皆震蜀兵既分聲援幾絶乃遣大将吳璘田晟出鳳翔郭浩出奉天楊政由赤谷歸河池不數日璘捷于石壁及扶風金人逡巡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詔除端明殿學士十一年秋朝廷復用兵會母喪命起復遂復隴州破岐下諸屯又取華虢兵威稍振未幾病發於首除資政殿學士致仕恩數視僉書樞密院事卒年五十八命有司給葬事

鄭剛中字亨仲婺州金華人登進士甲科累官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剛中由秦檜薦于朝檜主和

議剛中不敢言移宗正少卿請去不許改秘書少監金歸侵疆檜遣剛中為宣諭司參謀官及還除禮部侍郎復遣剛中為川陝宣諭使諭諸將罷兵尋充陝西分畫地界使金使烏陵贊謨入境欲盡取階成岷鳳秦商六州剛中力爭不從又欲姑取商秦於大散關立界剛中又堅不從繼除川陝宣撫副使兀术遣人力求和尚原剛中恐敗和好以和尚原自紹興四年後不係吳玠地分於是割秦商之半棄和尚原以與金朝廷命剛中去陝字為四川宣撫副使剛中治蜀頗有方畧宣撫司舊在綿閬間及胡世將代吳玠

就居河池饋餉不繼剛中奏利州在潭毒關內與興
洋諸關聲援相接乞移司利州自是省費百萬剛中
始至即欲移屯一軍大將楊政不從呼政語之曰剛
中雖書生不畏死聲色俱厲政即聽命都統每入謁
必庭參然後就坐吳璘陛撿校少師來謝語閤吏乞
講鈞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耳儻變常
禮是廢軍容行禮如故奏蠲四川雜征又請減成都
府路對糴及宣撫司激賞錢時剛中於階成二州營
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餘頃歲收十八萬斛先是川口
屯兵十萬分隸三大將吳璘屯興州楊政屯興元府

郭浩乞金州皆建帥節而統制官知成州王彥知階州姚仲知西和州程俊知鳳州楊從儀亦領沿邊安撫剛中請分利州為東西路以興元府利閬洋巴劍州大安軍七郡為東路治興元命政為安撫以興階成西和文龍鳳七州為西路治興州命璘為安撫而命浩為金房開達州安撫諸裨將領安撫者皆罷從之弛夔路酒禁復利州錢監為紹興監時軍已罷移屯內郡剛中言遂路各有漕司都漕宜罷從之秦檜怒剛中在蜀專擅令侍御史汪勃奏置四川財賦總領官以趙不棄為之不隸宣撫司不棄牒宣撫司剛

中怒由是有隙不棄頗求剛中陰事言於檜檜陽召不棄歸因召剛中剛中語人曰孤危之迹獨賴上知之耳檜聞愈怒遂罷責桂陽軍居住再責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再徙封州卒

論曰自紹興和議成材武善謀之士無所用其力君王友直之矯制起兵李寶之立功膠西成閔趙密皆足以斬將搴旗劉子羽轉戰屢勝呂祉不從劉豫胡世將鄭剛中威震巴蜀皆中道以殁是以知宋不克興復也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九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　　宋史三百七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白時中　徐處仁　馮澥

王倫　宇文虛中　湯思退

白時中字蒙亨壽春人登進士第累官為吏部侍郎坐事降秩知鄆州已而復召用政和六年拜尚書右丞中書門下侍郎宣和六年除特進太宰兼門下封崇國公進慶國始時中嘗為春官詔令編類天下所奏祥瑞其有非文字所能盡者圖繪以進時中進政

和瑞應記及賛及為太宰表賀翔鶴霞光等事圜丘禮成上言休氣充應前所未有乞宣付秘書省時燕山日告危急而時中恬不為慮金人入攻京城脩守備時中謂宇文粹中曰萬事湏是涉歷非公嘗目擊守城之事吾輩豈知首尾邪欽宗即位召大臣決策守京師問誰可将者李綱言朝廷髙爵厚禄畜養大臣盖将用之有事之日時中輩雖書生然撫将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将兵出戰乎綱曰陛下儻使臣當以死報於是以綱為右丞充守禦使時中尋罷為觀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御史

劾時中孱懦不才詔落職未幾卒

徐處仁字擇之應天府穀熟縣人中進士甲科為永州東安縣令蠻人叛處仁入峒開示恩信蠻感泣誓不復反知濟州金鄉縣以薦者召見徽宗問京東歲事處仁以旱蝗對問邑有盜賊乎曰有之上謂處仁不欺除宗正寺丞太常博士時初置筭學議所祖或以孔子贊易知數處仁言仲尼之道無所不備非專門比黃帝迎日推策數之始也祖黃帝為宜擢監察御史遷殿中右正言給事中攝開封府裁決如流因繫常空進戶部尚書繼拜中大夫尚書右丞丁母憂

免喪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徙知永興軍童貫使陜西欲平物價處仁議不合曰此令一傳則商賈弗行而積藏者弗出名為平價適以增之轉運使阿貫意劾其格德音倡異論侵辱使者詔處仁赴闕尋改知河陽落職知蘄州久之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潁昌府民有得罪宮掖者雖赦不原處仁為奏上童貫秉是擠之奪職提舉鴻慶宮復延康殿學士知汝州再奉鴻慶祠知徐州召為醴泉觀使徽宗訪以天下事處仁對曰天下大勢在兵與民今水旱之餘賦役繁重公私凋弊兵民皆困不及今謀之後將有不勝圖者

上曰非卿不聞此言明日除侍讀進讀罷理前語處
仁言昔周以冢宰制國用於歲之杪宜會朝廷一歲
財用之數量入為出節浮費罷横歛百姓既足軍儲
必豐上稱善詔置裕民局討論振兵裕民之法蔡京
不悅言者謂令設局曰裕民豈平日為不裕民哉乃
罷局出處仁知楊州未幾以疾奉祠歸南都方臘為
亂處仁亟見留守薛昂為畫守戰之策因語昂曰睢
陽蔽遮江淮乃國家受命之地脫有非常吾助君死
守語聞于朝起為應天尹河北盜起徙大名尹前尹
王革慘而怯盜無輕重悉抵死小有警輙閉城以兵

自衛處仁至即大開城門徹牙內甲兵人情遂安徽宗賜手詔曰金人雖約和然狼子野心易有變以當行事以聞處仁上備邊禦戎十策進觀文殿學士召爲寶籙宮使特陞大學士舊制大觀文非宰相不除前二府得除自處仁始欽宗即位金人犯京師處仁儲糧列備合銳兵萬人勤王奏乞下詔親征以張國威奏至朝廷適下親征詔書以李綱爲行營使即移書綱言備禦方略金人請和而歸處仁奏宜伏兵濬滑擊其半濟必可成功召爲中書侍郎入見欽宗問割三鎮處仁言國不競亦陵且定武陛下之潛藩

不當棄與吳敏議合敏薦處仁可相拜太宰兼門下侍郎童貫部勝捷軍衛徽宗東巡貫既長軍士有惡言徽宗將還都人洶懼或請為備處仁曰陛下仁孝思奉晨昏屬車西還天下大慶宜郊迎稱賀軍士安言臣請身任之乃以處仁為扈駕禮儀使統禁旅從出郊迄二聖還宮部伍肅然初處仁為右丞言六曹長貳皆異時執政之選而部中事一無所可否悉稟命朝廷夫人才力不容頓異豈有前不能決一職而後可共政者乎乞詔自今尚書侍郎不得輒以事諉上有條以條決之有例以例決之無條例者酌情裁

決不能決乃申尚書省會處仁以憂去不果行及當
國卒奏行之聶山為戶部尚書兼開封尹庫有美珠
山密語寧德宮宦者用特旨取之處仁奏陛下鑒近
患事必由三省今以珠為道君太上皇后壽誠細故
且美事然此端一開則前日應奉之徒復縱臣為陛
下惜之乃抵主藏吏罪處仁言論初與吳敏李綱合
尋亦有異議嘗與敏爭事擲筆中敏面鼻額為黑唐
恪耿南仲聶山欲排去二人而代之位諷言者論之
與敏俱罷處仁以觀文殿大學士為中太一宮使尋
知東平府提舉嵩福宮高宗即位起為大名尹北道

都總管卒于郡處仁在宣和間數請寬民力以弭盜賊尹大名以剛廉稱及為首相無大建明方進言以金人出境社稷再安皆由聖德儉勤致有天人之助种師道請合諸道兵屯河陽諸州為防秋計處仁謂金人豈能復來不宜先自擾以示弱南都受圍時處仁在圍城中都人指為姦細殺其長子庚幼子度吏部侍郎

馮澥字長源普州安岳人父山熙寧末為秘書丞通判梓州鄧綰薦為臺官不就退居二十年范祖禹薦於朝官終祠部郎中澥登進士第歷官入朝以言事

再謫靖康元年澥為左諫議大夫金人圍太原朝廷命李綱宣撫兩河澥奏罷之金人要割三鎮高宗自康邸出使除澥知樞密院事充副使不果行尋除尚書左丞金人犯闕詔宗室郡王為報謝使澥與曹輔以樞密為副留金營三日歸詔暫權門下侍郎欽宗詣金營澥扈從張邦昌僭位與澥有舊取之歸以澥康邸舊臣命為奉迎使為總領迎駕儀物使建炎初除資政殿學士知潼川府言者論澥嘗汙偽命奪職已而復官紹興三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澥為文師蘇軾論西事與蔡京忤郡人張庭堅以言事斥象

州死妻子流離辦力振其家及入諫省奏官其一子
然議論主熙豐紹聖而排鄒浩李綱楊時君子少之
王倫字正道莘縣人文正公旦弟勗玄孫也家貧無
行為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汴京失守欽宗
御宣德門都人喧呼不已倫乘勢徑造御前曰臣能
彈壓之欽宗解所佩夏國寶劍以賜倫曰臣未有官
豈能彈壓遂自薦其才欽宗取片紙書曰王倫可除
兵部侍郎倫下樓挾惡少數人傳旨撫定都人乃息
宰相何㮚以倫小人無功除命太峻奏補脩職郎弁
不用建炎元年選能專對者使金問兩宮起居遷朝

奉郎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閤門舍人朱弁副之見金左副元帥宗維議事金留不遣有商人陳忠密告倫二帝在黃龍府倫遂與弁及洪皓以金遺忠往黃龍府潛通意由是兩宮始知高宗已即位矣久之粘罕使烏陵思謀即驛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為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賛成厥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況亘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盡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

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宰執事者贊之思謀
沉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粘罕至曰比上
國遣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
和決非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為此言耳倫曰使事有
指不然來何為哉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惟元
帥察之粘罕不答是後宇文虛中魏行可洪皓崔縱
張邵相繼入使皆拘之紹興二年粘罕忽自至館中
與倫議和縱之歸報是秋倫至臨安入對言金人情
偽甚悉帝優奬之除右文殿脩撰主管萬壽觀官其
二弟一姪時方用兵討劉豫和議中格三年韓肖胄

使金還金遣李永壽王詡繼至二人驕倨以倫充伴使倫與道雲中舊故驕倨少損遂拜詔訖事倫復請祠劉光世求倫參議軍事辭宰相趙鼎請召倫赴都堂稟議倫陳進取之策不合復請祠七年春徽宗及寧德后訃至復以倫爲徽猷閣待制假直學士充迎奉梓宮使以朝請郎高公繪副之入辭帝使倫謂金左副元帥昌曰河南地上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倫奉詔以行因附進太后欽宗黃金各二百兩仍以金帛賜宇文虛中朱弁孫傅張叔夜家屬之在金國者倫至睢陽劉豫館之疑有他謀移文取國

書倫報曰國書須見金主面納君所銜命則祈請梓
宮也豫脅取不已會迓者至渡河見撻懶於涿州具
言豫邀索國書無狀且謂豫忍背本朝他日安保其不
背大國是年冬豫廢倫及高公繪還左副元帥昌送
倫等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可以平達倫
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又許歸河南地且言
廢豫之謀由己發之帝大喜賜予特異初倫既見昌
昌遣使偕倫入燕見金主亶首謝廢豫次致使指金
主始客與群臣定議許和遂遣倫還且命太原少尹
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來議事至行在倫往來館

中計事八年秋以端明殿學士再使金國知閤門事藍公佐為之副申問諱日期還梓宮倫辭引至都堂授使指二十餘事既至金國金主亶為設宴三日遣簽書宣徽院事蕭哲左司郎中張通古為江南詔諭使偕倫來朝論以金使肆嫚抗論甚喧多歸罪倫十一月倫至行在引疾請祠不許趣赴內殿奏事時哲等驕倨受書之禮未定御史中丞句龍如淵詣都堂與秦檜議召倫責曰公為使通兩國好凡事當於彼中反覆論定安有同使至而後議者倫泣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虎口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

等共觧之曰中丞無他亦欲激公了此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倫見通古以一二策動之通古恐遂議以檜見金使于其館受書以歸金許歸梓宮太母及河南地九年春賜倫同進士出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充迎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既又以倫為東京留守兼開封尹倫至東京見金右副元帥兀朮交割地界兀朮還燕五月倫自汴京赴金國議事初兀朮還密言於金主曰河南地本撻懶宗磐主謀割之與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勿令踰境倫有雲中故吏隸兀朮者潛告倫倫即遣介具言

于朝乞為備兀朮遂命中山府拘倫發宗磐及撻懶十月倫始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悉無所答令其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為宣勘官問倫知撻懶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來割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邪倫曰比蕭哲以國書來許歸梓宮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與民休息使人奉命通好兩國耳既就館金主復遣紹文諭倫曰卿留雲中已無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反間貳我君臣耶乃遣藍公佐先歸論歲貢正朔誓表冊命等事拘倫以俟報已而遷之河間遂不復遣

十年金渝盟兀朮等復取河南倫居河間六載至十
四年金欲以倫為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
來非降也金益脅以威遣使來趣倫拒益力金杖其
使俾縊殺之倫厚賂使少緩遂冠帶南鄉再拜慟哭
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輔相兩朝天下所知臣今將
命被留欲汙以偽職臣敢愛一死以辱命遂就死年
六十一於是河間地震雨雹三日不止人皆哀之詔
贈通議大夫賜其家金千兩帛千匹子述與從兄遵
間入金境至河間得倫骨以歸官給葬事後謚愍節
宇文虛中字叔通成都華陽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

歷官州縣入為起居舍人國史編修官同知貢舉遷
中書舍人宣和間承平日久兵將驕惰蔡攸童貫貪
功開邊將興燕雲之役引女直夾攻契丹以虛中為
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
之禍上書言用兵之策必先計强弱策虛實知彼知
己當圖萬全今邊圉無應敵之具府庫無數月之儲
安危存亡係茲一舉豈可輕議且中國與契丹講和
今踰百年自遭女真侵削以來嚮慕本朝一切恭順
今捨恭順之契丹不羈縻封殖為我蕃籬而遠踰海
外引强悍之女真以為鄰域女真藉百勝之勢虛喝

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不可以言說誘持下莊兩鬬之計引兵踰境以百年怠惰之兵當新銳難抗之敵以寡謀安逸之將角逐於血肉之林臣恐中國之禍未有寧息之期也王黼大怒降集英殿脩撰督戰益急虛中建十一策上二十議皆不報斡离不粘罕分道入侵童貫聞之憂懣不知所為即與虛中及范訥等謀以赴闕稟議為遁歸之計以九月至汴京是日報粘罕迫太原帝顧虛中曰王黼不用御言今金人兩路並進事勢若此奈何虛中奏今日宜先降詔罪己更革弊端俾人心悅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

任之即命虛中草詔畧曰言路壅蔽面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上天震怒而朕不悟百姓怨懟而朕不知又言出宫人罷應奉等事帝覽詔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虛中再拜泣下時守禦難其人欲召熙河帥姚古與秦鳳帥种師道令以本路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内衛京城帝顧謂虛中曰卿與姚古師道如兄弟宜以一使名護其軍遂以虛中爲資政殿大學士軍前宣諭使虛中檄趣姚古師道兵馬令直赴汴京應援金騎至城下放兵掠至鄭州爲馬忠所敗遂收斂爲一西路稍通師道姚古及其他西兵並得

達汴京虛中亦馳歸收合散卒得東南兵二萬餘人以便宜起致仕官李邈令統領於汴河上從門外駐兵會姚平仲劫金營失利西兵俱潰金人復引兵逼城下虛中縋而入欽宗欲遣人奉使辨劫營非朝廷意乃姚平仲擅興兵大臣皆不肯行虛中承命即往都亭驛見金使王汭因持書復議和渡濠橋道逢甲騎如水雲梯鵝洞蔽地冐鋒刃而進既至敵營露坐風埃自巳至申金人注矢露刃周匝圍繞久乃得見康王于軍中次日侍王至金幕見二太子者語不遜禮節倨傲抵暮遣人隨虛中入城要越王李邦彥吳

敏李綱曹晟及金銀騾馬之類又欲御筆書定三鎮界至方退軍令虛中再往必請康王歸虛中再出明日從康王還除簽書樞密院事自是又三往金人固要三鎮虛中泣下不言金帥變色虛中曰太宗殿在太原上皇祖陵在保州詎忍割棄諸酋曰樞密不稍空我亦不稍空如中國人稱脫空遂解兵北去言者劾以議和之罪罷知青州尋落職奉祠建炎元年竄韶州二年詔求使絕域者虛中應詔復資政殿大學士為祈請使楊可輔副之尋又以劉誨為通問使王貺為副明年春金人並遣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

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於是獨留虛中有才藝金人加以官爵即受之與韓昉輩俱掌詞命明年洪浩至上京見而甚鄙之累官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太常卿封河內郡開國公書金太祖睿德神功碑進階金紫光祿大夫金人號為國師然因是而知東北之士皆憤恨陷北遂密以信義結約金人不覺也金人每欲南侵虛中以費財勞人遠征江南荒僻得之不足以富國王倫歸言虛中奉使日久守節不屈遂詔福州存卹其家仍命其子師瑗添差本路轉運判官檜慮虛中沮和議悉遣其家往金國以牽制之金皇

統四年轉承旨加特進遷禮部尚書承旨如故虛中恃才輕肆好譏訕凡見女真人輒以礦鹵目之貴人達官往往積不平虛中嘗撰宮殿牓署本皆嘉美之名惡之者擿其字以為謗訕由是媒蘖成其罪遂告虛中謀反鞫治無狀乃羅織虛中家圖書為反具虛中曰死自吾分至於圖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談圖書尤多於我家豈亦反邪有司承順風旨并殺士談虛中與老幼百口同日受焚死天為之晝晦淳熙間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肅愍賜廟仁勇且為置後是為紹節官至簽書樞密院事開禧初加贈少保

賜姓趙氏有文集行于世

湯思退字進之處州人紹興十五年以右從政郎授建州政和縣令試博學宏詞科除祕書省正字自是登郎曹貳中祕兼史筆二十五年繇禮部侍郎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參大政先是秦檜當國惡直醜正必不異和議不摘己過始久於用時思退名位日進檜病篤招參知政事董德元及思退至卧内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其以我為自外不敢辭思退慮其以我期其死不敢受高宗聞之以思退不受金非檜黨信用之二十六年除知樞密

院事明年拜尚書右僕射又二年進左僕射明年侍
御史陳俊卿論其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
為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恩也遂罷以觀
文殿大學士奉祠隆興元年符離師潰召思退復相
諫議大夫王大寶上章論之不報金帥紇石烈志寧
遺書三省樞密院索海泗唐鄧四郡思退欲與和遣
淮西安撫司幹辦公事盧仲賢加樞密院計議編脩
官持報書以往既行上戒勿許四郡仲賢至宿州僕
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當禀命遂以忠義
為三省樞密院書來上猶欲止割海泗思退遽奏以

吏部侍郎王之望爲通問使知閤門事龍大淵副之
將割棄四州張浚在楊州聞之遣其子栻入奏仲賢
辱國無狀上怒會侍御周操論仲賢不應擅許四郡
下大理究問召浚赴行在十二月拜思退左僕射浚
右僕射二年浚以金未可與和請上幸建康圖進兵
上手批王之望等幷一行禮物並回詔荆襄川陝嚴
邊備竄仲賢郴州思退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禀上
皇而後從事上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言
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
駭陰謀去浚遂令之望大淵驛䟽兵少糧乏樓櫓器

械未備人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非計上頗惑之乃命浚行邊還兵罷招納浚力乞罷政許之上命思退作書許金四郡既而金專事殺戮上意中悔思退復密令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上聞有敵兵命建康都統王彥等禦之乃命思退督江淮軍辭不行僕散忠義自清河口渡淮言者極論思退急和撤備之罪遂罷相尋責居永州於是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論思退王之望尹穡等姦邪誤國招致敵人請斬之思退憂悸死思退始終與張浚不合浚以雪耻復讎為志思退每借保境息民為口實更勝迭負思退

之計迄行然終以不免敵既得海泗唐鄧又索商秦皆思退力也

論曰以白時中之孱佞徐處仁之姦細馮澥之邪枉湯思退之巧詐而排楊時誤李綱異張浚其識趣可見矣雖有小善何足算哉王倫雖以無行應使往來虎口屢被拘留及金人脅之以官竟不受見迫而死悲夫較之扈中即受其命為之定官制草赦文享富貴者大有間矣卒以輕肆譏詛覆其家族真不知義命者哉雖云冤死亦自取焉律以豫讓之言盍可愧哉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一　宋史三百七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朱倬　王綸　尹穡　王之望

徐俯　沈與求　翟汝文　王庶

辛炳

朱倬字漢章唐宰相敬則之後七世祖避地閩中為閩縣人世學易入太學宣和五年登進士第調常州宜興簿金將犯邉邉居民求避地倬為具舟給食衆賴以濟未幾民告澇于郡郡檄倬考實乃除田租什九

守怒不能奪張浚薦倬召對除福建廣東西財用所
屬官宣諭使明稟再薦于朝時方以劉豫為憂倬因
賜對策其必敗高宗大喜詔改合入官與丞相秦檜
忤出教授越州用張守薦除諸王府教授檜惡言兵
倬論掩骼事又忤之梁汝嘉制置浙東表攝參謀有
群寇就擒屬倬鞫問獨寘二人餘釋不問曰吾大父
尉崇安日獲寇二百坐死者七十餘人大父謂此饑
民剽食爾烏可盡繩以法悉除其罪不以徼賞吾其
可愧大父乎通判南劍建寇阿魏衆數千劍鄰於建
兵愞不可用倬重賞募卒擒獲境內迄平除知惠州

陛辭因言嘗策劉豫必敗高宗記其言問卿久淹何所倬曰厄於檜上愀然慰諭目送之旬日間除國子監丞尋除浙西提舉且命自今在内除提舉官令朝辭上殿蓋為倬設也既對上曰卿以朕親擢出為部使者使咸知内外任均又曰人不知卿朕獨知卿除右正言累遷中丞嘗言人主任以耳目非報怨任氣之地必上合天心每上疏輒夙興露告若上帝鑒臨奏疏凡數十如發倉廩蠲米價減私鹽覈軍食率焚稿不傳知貢舉遷參知政事紹興三十一年拜尚書右僕射金兵犯江倬陳戰備應三策且謂兵應者勝

上深然之又策敵三事上焉者為耕築計中焉者守備下則妄意絕江金必出下策果如所料史浩虞允文王淮陳俊卿劉珙之進用皆倬所薦也高宗自建康回鑾有內禪意倬密奏曰靖康之事正以傳位太遽盍姑徐之心不自安屢求去詔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孝宗即位諫臣以為言降資政殿學士明年致仕卒復元職恤典如宰相贈特進孫著淳熈十四年登第仕至吏部尚書

王綸字德言建康人㓜穎悟十歲能屬文登紹興五年進士第授平江府崑山縣主簿歷鎮江府婺州臨

安府教授權國子正時初建太學亡舊規憑吏省記吏緣為姦綸釐正之其弊稍革遷敕令所刪定官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兼權兵部郎官言孔門弟子與後世諸儒有功斯文者皆得從祀先聖今闢庠序修禮樂宜以其式頒諸郡縣二十四年以御史中丞魏師遜薦為監察御史與秦檜論事忤其意師遜遂劾綸且言智識淺昧不能知綸由此罷去踰年知興國軍檜死召為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尋兼權禮部侍郎二十六年試中書舍人高宗躬親政事收攬威柄召諸賢於散地詔命填委多綸所草綸奏守臣裕民

事乞毋拘五條從之兼侍講上喜讀春秋左氏傳綸
進講與上意合兼同講讀官薦興化軍鄭樵學行召
對命官且給筆札録其所著史兼直學士院遷工部
侍郎仍兼直院撰呉玠神道碑稱上旨賜宸翰褒寵
二十八年除同知樞密院事金將渝盟邊報沓至宰
相沈該未敢以聞綸率衆知政事陳康伯同知樞密
院事陳誠之共白其事乞備禦已而綸病肺暍告請
祠上遣御醫診視且賜白金五百兩二十九年六月
朝論欲遣大臣為泛使覘敵且堅盟好綸請行乃以
為稱謝使曹勛副之至金館禮甚隆一日急召使人

金主御便殿惟一執政在焉連發數問綸條對金主不能屈九月還朝入見言隣國恭順和好皆陛下威德所致宰臣湯思退等皆賀然當時金已謀犯江特以善意給綸爾綸歸疾作力丐外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上解所御犀帶賜之明年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敵犯江綸每以守禦利害驛聞上多從之三十一年八月卒贈左光祿大夫謚章敏無子以兄綽之子為後

尹穡字少稷建炎中興自北歸南紹興三十二年與陸游同為樞密院編脩官權知院史浩同知王祖舜

薦其博學有文召對稱旨二人並賜進士出身孝宗奬用西北之士隆興元年除穡監察御史尋除右正言二年五月除殿中侍御史歷遷諫議大夫未幾而罷初符離師潰湯思退復相金帥移書索地詔侍從臺諫集議穡時為監察御史以為國家事力未備宜與敵和惟增歲幣勿棄四州勿請陵寢則和議可成既而盧仲賢出使為金所脅又將遣王之望張浚極言其不可穡為右正言懼和議弗就因劾浚跋扈未幾罷政役將劃四郡再易國書歲幣如所索之數而敵分兵入寇上意中悔穡為侍御史乞置獄取不肯

撤備及棄地者劾其罪牽引凡二十餘人時方以和爲急擢檜爲諫議大夫敵勢浸張遠近震動都督同都督相繼辭行上書者攻和議之失且言檜專附大臣爲鷹犬如張浚忠誠爲國天下共知檜不顧公議妄肆詆誹凡大臣不悅者皆逐之相與表裏以成姦謀皆可斬上雖怒言者而一時主議之臣與檜皆相繼廢黜先是胡銓力言主和非是大臣不悅命銓與檜分往浙東西措置海道二人挈家以行爲言者所劾遂皆罷語在陳康伯傳

王之望字瞻叔襄陽穀城人後寓居台州父綱登元

符進士第至通判徽州而卒之望初以蔭補紹興八年登進士第教授處州入為大學録遷博士久之出知荆門軍提舉湖南茶鹽改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尋改成都府路計度轉運副使提舉四川茶馬朝臣薦其才召赴行在除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金人渝盟軍書旁午調度百出之望區畫無遺事第括民質劉未税者搜抉隱匿得錢為緡四百六十八萬衆咸怨之後陞太府卿孝宗即位除戶部侍郎充川陜宣諭使先是敵帥合喜寇鳳州之黃牛堡吳璘擊走之遂取秦州連復商陜原環等十七郡敵以璘精兵皆在

德順力攻之時陳康伯秉政方議罷德順戍虞允文為宣諭使力爭不從上以手札命璘退師之望既代允文宣諭使賛璘命諸將棄德順倉卒引退敵乘其後正兵三萬還者僅七千人將校所存無幾連營慟哭聲震原野上聞而悔之隆興初右諫議大夫王大寶疏之望罪除集英殿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未幾權戶部侍郎江淮都督府參賛軍事之望雅不欲戰請朝因奏人主論兵與臣下不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移攻戰之力以

自守自守既固然後隨機制變擇利而應之有旨留中俄兼直學士院湯思退力主息兵奏除之望吏部侍郎通問使尋議先遣小使覘敵召之望還之望首以守備不足恃為告上亟罷都督府以之望為淮西宣諭使甫拜命又擢右諫議大夫之望因上章極言廷臣執偏見為身謀乞明詔在庭平其心於議論之際時思退主和議浚主恢復之望言似善實陰為思退地也既而視師江上金復犯邊遂上和戰二策且言措置守禦之備疏奏未達拜參知政事既入俄兼同知樞密院事敵兵交至濠楚守將或棄城遁上命

湯思退督江淮師未行復令之望督視改同都督力
辭不行會太學諸生上書上怒欲加罪之望救解之
遂以參知政事勞師江淮之望先嘗貽書敵帥至是
王抃使敵軍并割商秦地許歸被俘人惟叛亡不預
世為叔姪之國敵皆聽許講解而罷上聞敵師退令
督府擇利擊之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行
之望言王抃既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言者論罷為
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天台乾道元
年起知福州福建路安撫使捕海賊王大老捷聞加
資政殿大學士移知溫州尋復罷六年冬卒之望有

文藝幹畧當秦檜時落落不合或謂其有守紹興末年力附和議與思退相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為得計地割而敵勢益張之望迄以此廢焉

徐俯字師川洪州分寧人以父禧死國事授通直郎累官至司門郎靖康中張邦昌僭位俯遂致仕時工部侍郎何昌言與其弟昌辰避邦昌皆改名俯買婢名昌奴遇客至即呼前驅使之建炎初落致仕奉祠內侍鄭諶識俯於江西重其詩薦于高宗胡直孺在經筵汪藻在翰苑迭薦之遂以俯為右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程俱言俯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更

制以來未之有考之古今非陽城种放則未嘗不循
序而進頗姑以所應者命之昔元稹在長慶間擢知
制誥真不忝矣緣其為荆南判司命從中出召為省
郎便知制誥遂喧朝論時謂荆南監軍崔潭峻實引
之近亦傳俯與宦寺倡酬稱其警策恐或者不知陛
下得俯之由不報俱遂罷紹興二年賜進士出身兼
侍讀三年遷翰林學士俄擢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四年兼權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言襄陽上流
所當先取帝曰盍就委岳飛參政趙鼎曰知上流利
害無如飛者俯獨持不可帝不聽會劉光世乞入奏

鼎言方議出師大將不宜離軍俯欲許之鼎固爭俯乃求去提舉洞霄宮九年知信州中丞王次翁論其不理郡事予祠明年卒俯才俊與曾幾呂本中游有詩集六卷

沈與求字必先湖州德清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累遷至明州通判以御史張守薦召對除監察御史上疏論執政遷兵部員外郎自劾以為言苟不當不應得遷上乃行其言除殿中侍御史上在會稽或勸幸饒信有急則入閩與求以為今日根本正在江浙宜進都建康以圖恢復論范宗尹年少為相恐誤國事

上不悅以直龍圖閣知台州宗尹罷召還再除侍御
史時軍儲窘之措置諸鎮屯田與求取古今屯田利
害為集議二卷上之詔付戶部看詳江西安撫知江
州朱勝非未至而馬進寇江州陷之與求論九江之
陷由勝非赴鎮太緩勝非罷去時方多事百司稽違
與求援元豐舊制請許臺諫官彈奏上從之與求再
居言路或疑凡范宗尹所引用者將悉論出之與求
曰近世朋黨成風人才不問賢否皆視宰相出處為
進退今當別人才邪正而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皆
不賢哉人服其言呂頤浩再相御營統制辛永宗樞

密富直柔右司諫韓璜屢言其短與求劾直柔附會
求宗兄弟為致身之資上遂出求宗而璜直柔亦相
繼罷黜遷御史中丞時禁衛寡弱諸將各擁重兵與
求言漢有南北軍唐用府兵彼此相維使無偏重之
勢今兵權不在朝廷雖有樞密院及三省兵房尚書
兵部但行文字而已願詔大臣益脩兵政助成中興
之勢浙西安撫劉光世來朝以繒帛方物為獻上已
分乞六宮與求奏今為何時而有此時已暮疏入上
命追取斥還內侍馮益請別置御馬院自領其事又
擅穿皇城便門與求劾益專恣請治其罪諜報劉豫

在淮陽造舟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與求言使
賊舟至此則入吾腹心之地臣聞海舟自京東入衛
必由泰州石港通州料角崇明鎮等處次至平江南
北洋次至秀州金山次至向頭又聞料角水勢湍險
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運宜於石港料角等處拘收
水手優給錢糧而存養之以備緩急兩浙轉運副使
徐康國自溫州進發宣和間所製間金銷金屏障什
物與求奏曰陛下儉侔大禹今康國欲以微物累盛
德乞斥而焚之仍顯黜康國從之與求歷御史三院
知無不言前後幾四百奏其言切直自敵己已下有

不能堪者上時有所訓敕每曰汝不識沈中丞邪稜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遂出爲荊湖南路安撫使知潭州引疾丐祠許之四年出知鎮江府兼兩浙西路安撫使復以吏部尚書召除參知政事金人將入寇上諭輔臣曰朕當親總六軍與求賛之曰今日親征皆由聖斷上意決親征書車攻詩以賜上曰朕以二聖在遠屈己通和今豫逆亂如此安可復忍與求曰和親乃金人屢試之策不足信也因奏諸將分屯江岸而敵人往來淮甸當遣岳飛自上流取間道乘虛擊之彼必有反顧之憂上曰當如此措置

五年兼權知樞密院事時張浚視師江上以行府爲名言知泰州邵彪及具營田利害事乞送尚書省有旨從之輿求不能平曰三省樞密院乃奉行行府文書邪六年張浚復欲出視師不吉之同列及得旨乃退而歎曰此大事也吾不與聞何以居位遂丐祠罷出知明州七年上在平江召見除同知樞密院事從至建康遷知樞密院事薨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謚忠敏

翟汝文字公巽潤州丹陽人登進士第以親老不調者十年擢議禮局編脩官召對徽宗嘉之除祕書郎

三館士建議東封汝文曰治道貴清淨今不啓上述
三代禮樂而師秦漢之侈心非所願也責監宿州稅
久之召除著作郎遷起居郎皇太子就傅命汝文勸
講除中書舍人言者謂汝文從蘇軾黃庭堅游不可
當賛書之任出知襄州移知濟州復知唐州以謝章
自辨罷未幾起知陳州召拜中書舍人外制典雅一
時稱之命同脩哲宗國史遷給事中高麗使入貢詔
班侍從之上汝文言春秋之法王人雖微序諸侯上
不可卑近列而尊陪臣上遂命如舊制內侍梁師成
強市百姓墓田廣其園圃汝文言於上師成誣宰相

黜汝文出守宣州召為吏部侍郎出知廬州徙寧州寧負海產鹽蔡京屢變鹽法盜販者衆有司窮治黨與汝文曰祖宗法度獲私商不詰所由欲靖民也今繫而虐之將為厲矣悉縱之寧歲貢牛黃汝文曰牛失黃輒死非所以惠農宜輸財市之則其害不私於寧上從之欽宗即位召為翰林學士改顯謨閣學士知越州兼浙東安撫使建炎改元上疏言陛下即位赦書上供常數後為獻利之臣所增者當議裁損如浙東和預買絹歲九十七萬六千匹而越州乃二十萬五百匹以一路計之當十之三如杭州歲起之額

盖與越州等杭州去年已減十二萬匹獨越州尚如
舊今乞視戶等第減罷楊應誠請使高麗圖迎二帝
汝文奏應誠欺罔君父若高麗辭以大國假道以至
燕雲金人却請問津以窺吳越將何辭以對後高麗
果如汝文言上將幸武昌汝文疏請幸荊南不從紹
興元年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除參知政事同提舉
脩政局時秦檜相四方奏請填委未決吏緣為姦汝
文語檜宜責都司程考吏牘稽違者懲之汝文嘗受
辭牒書字用印直送省部入對乞治堂吏受賂者檜
怒面劾汝文專擅右司諫方孟卿因奏汝文與長官

立異豈能共濟國事罷去以卒先是汝文在宻檜為
郡文學汝文薦其才故檜引用之然汝文性剛不為
檜屈對案相詬至目檜為濁氣汝文風度翹楚好古
愽雅精於篆籀有文集行于世

王庠字子尚慶陽人崇寧五年舉進士第改秩知涇
州保定縣以种師道薦通判懷徳軍契丹為金人所
破舉燕雲地求援詔師道受降庠謂師道曰國家與
遼人百年之好今坐視其敗亡不能救乃利其土地
無乃基女直之禍乎不聽宣和七年金果入冦大宰
李邦彦夜召庠問計庠曰宿将無如种師道且夷虜

畏服宜付以西兵使之入援邦彥以語蔡攸攸不然以庚為陝西運判兼制置解鹽事疆事益棘欽宗欲幸襄鄧先命席益為京西安撫使益求庚自副高宗即位除直龍圖閣鄜延經略使兼知延安府累立戰功進集英殿脩撰陞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先是河東經制使王㻉既遁歸東京留守宗澤承制以庚權陝西制置使會宣諭使謝亮入關庚移書曰夏人之患小而緩金人之患大而迫秋高必大舉盍杖節率兵舉義驅逐渡河徐圖恢復亮不能從金人大入庚調兵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守金人先已

乘氷渡河犯晉寧侵丹州又渡清水河破潼關秦隴皆震庚傳檄諸路會期討賊涇原統制曲端雅不欲屬庚以未受命辭居數日告身至又辭金人知端與庚不恊併兵寇鄜延庚在坊州聞之夜趨鄜延以遏其衝金人詭道陷丹州州界鄜延之間庚乃自當延安路時端盡統涇原勁兵庚屢督其進端訖不行遂陷延安語在端傳初庚聞圍急自收散亡往援觀察使王𤫙亦將所部發興元庚至甘泉而延安已不守既無所歸遂以軍付𤫙而自將百騎馳至襄樂勞軍尚倚端為助庚至端令每門減從騎之半比至帳下

湯惠寫

僅數騎端厲聲問庶延安失守狀且曰節制固知愛身不知為天子愛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誰其愛身者端怒謀即軍中誅庶而奪其兵乃夜走寧州見謝亮曰延安五路襟喉今既失矣春秋大夫出疆之義得以專之請誅庶亮曰使事有指令以人臣而擅誅于外是跋扈也公則自為之端沮而歸乃奪庶節制使印又拘縻其官屬會詔庶守京兆庶先以失律自劾得罷丁內艱時張浚自富平敗歸始思庶及端之言可用乃並召之庶地近先至力陳撫秦保蜀之策勸浚收熙河秦鳳之兵扼關隴以為後圖浚不納求

終制不許乃版授參議官浚念端與庾必不相容端
未至但復其官移恭州庾因謂浚曰端有反心浚亦
畏端得士始有殺端意矣語在端傳紹興五年起復
知興元府利夔路制置使庾以士卒單寡籍興洋諸
邑及三泉縣強壯兩丁取一三丁取二號義士日閲
於縣月閲於州厚犒之不半年有兵數萬浚言于朝
陞徽猷閣直學士有譏於浚者徙庾知成都改嘉州
明年浚劾庾輕率傾險落職奉祠尋起知遂寧固避
得請六年除湖北安撫使知鄂州趨闕上因燕見庾
言陛下欲保江南無所事如曰紹復大業都荆為可

荆州左吳右蜀利盡南海前臨江漢出三川涉大河以圖中原曹操所以畏關羽者也上大異之復顯謨閣待制知荆南府湖北經略安撫使又復直學士七年十月以兵部侍郎召明年春入對上曰召卿之日張浚已去趙鼎未來此朕親擢非有左右之助庶頓首謝因奏恢復之功十年未立其失在偏聽在欲速在輕爵賞是非邪正混淆誠能賞功罰罪其誰不服昔漢光武以兵取天下不以不急奪其費不知兵者不可使言兵又口陳手畫秦蜀利害上大喜即日遷本部尚書閱月拜樞密副使議者乞遣重臣行邊遂

命庚措置江淮邊防京湖宣撫使岳飛聞庚行邊遺書曰今歲若不出師當納節請閒庚壯之庚還朝論金人變詐自渝海上之盟因及飛納節之語當是時秦檜再相以和戎為事金使烏陵思謀至詔趣庚還庚力詆和議乞誅金使其言甚切金又遣蕭通古來許割地還梓宮歸太后庚曰和議之事臣所不知凡七疏乞免官乃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御史中丞句龍如淵劾庚本趙鼎所薦欺君罔上庚罷歸至九江被命奪職徙家居焉十三年御史胡汝明論庚譏訕朝政責嚮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至貶所卒孝宗思庚

言追復其官謚敏節子六人之奇乾道中知樞密院事
辛炳字如晦福州侯官縣人登元符三年進士第累
官至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先是蔡京廢發運
司轉般倉為直達綱舟入率侵盜沈舟而逋戶部受
虛數人畏京莫敢言炳極疏其弊且以變法後兩歲
所得之數較常歲虧欠一百三十有二萬支益廣而
入寖微乞下有司計度徽宗以問京京怒以炳為沮
撓責監南劍州新豐場尋提舉洞霄宮起知袁州移
無為軍靖康初召為兵部員外郎高宗即位除左司
員外郎辭未幾起直龍圖閣知潭州明年張浚調兵

潭州以炳懦怯不能罷之尋以起居舍人召辭紹興二年復以侍御史召首言今日公道壅塞風俗頽薄連疏三省所行乖失數十事請諭大臣勿廢都堂公見之禮時福建八州添差至百八十餘員炳言艱危多事之時冗食之官無益當罷從之蘇湖地震下詔求言炳言大臣無畏天之心何事不可為其言甚峻由是宰執呂頤浩居家待罪炳劾罷頤浩知樞密院事張浚召赴行在炳論其敗事誤國浚坐落職除御史中丞時方遣使議和炳方言金人無信和議不可恃宜講求守禦攻戰之策以疾請外除顯謨閣直學

士知漳州未赴而卒詔炳任中執法操行清脩令其
云亡貧無以葬賜銀帛賻其家贈通議大夫
論曰秦檜曉薦士以收人望然一時知名之士亦豈
盡可籠絡者哉朱倬論事輙不合王綸代言辭合體
要若尹穡王之望人品雖不同其附和議則一爾徐
俯末與趙鼎爭辨沮抑岳飛異哉沈與求上和親之
議翟汝文善料事而檜以為異己王庶論都荊州當
時諸臣之慮皆不及此考夫祈寛之事庶蓋忠義人
也辛炳雅志清脩又豈多見也歟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一

[General Information]
□□=□□□□□□□ □□ 105
□□=□□□□□□□□□
□□=158
SS□=12460460
□□□□=1937
□□□=□□□□□